

火车

很多时候，“下落不明”这一个词条总是固执地出现在我的大脑中。火车行驶过的地方，有无数的尘屑飞扬，它们像田野上破碎的昆虫，在光线中打开翅膀。那些窗口上的脸是水中蛇的脸，冰冷而迅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只蟋蟀嘴中的草叶，从这一亩地搬向另一亩地，最后被带进黑暗的地缝。但是，我一直热爱着这一批批奔跑迅捷的铁器，在我居住的七楼，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它们在城市的边缘跑来跑去。它们的叫声，经常将我从睡眠中提起来，我在漏水，我在不知所云地歌唱，它们的叫声把我提起来，提起来，又放下去，让我继续在移动的风子里，把一些难以固定的异乡人的庭院打扫干净。记得去年冬天，我在铁轨上行走，我之所以选择铁轨，并决定顺着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是因为我觉得铁轨上有足够的铁锈，可以让我看见那些死亡的时间。在一个叫“瞎子冲”的小站，有一个人给

我一直热爱着这一批批奔跑迅捷的铁器。

我觉得铁轨上有足够的铁锈，可以让我看见那些死亡的时间。

在瞎子冲车站，我在铁轨上，把这枚铜币磨亮。

山地上的部落帝国，被我打磨得火星四溅，最后变成了一小块薄薄的铜。

了我一枚铜币，这枚古老部落中的殉葬物，颜色发暗，属于那种常被死者含在嘴中的护身符。在一些被掀乱了古老土丘上 细心的人 跟着风的手 跟着风的脚 走一圈 就能捡到一小袋。含它们的嘴，已被时间运走了，依靠它们庇护的灵魂已被蚂蚁吃光了。在瞎子冲车站，我在铁轨上，把这枚铜币磨亮，铜币的正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帝鉴图说》中“纵鹊毁巢”的图案 而背面则是“金莲布地”图案。那合欢的白鹊飞走了，那命潘妃在金莲上行走的齐王宝卷也被“火车”运走了。可我在瞎子冲车站，看见了一个奢华无度的帝国，它在铜币里看着潘妃步步莲花，极尽风流。而那含币而葬的人 他只想在口中含着这个帝国，一个无望的帝王，“纵鹊毁巢”已经无力警醒的帝国。他可能是一个臣子 亦可能是一个花匠或者马夫。山地上的部落帝国，在瞎子冲车站，被我打磨得火星四溅，最后变成了一小块薄薄的铜。后来就下雪了，躲在车站旁一个遗弃的蒸汽机车的车头里，我把这块铜写到了诗句中，那是一首荒诞的诗。我写的是一座山地上的铁路大桥，桥的钢铁骨骼间生活着一群鸟，这些鸟总是在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候交媾。于是，我在诗歌中向鸟提问：“你们小小的躯体，为何能发出如此骇人的巨响？如此巨大的欢乐？”

狮子

狮子每天都要用二十小时来睡眠，它们只需要拂晓或者黄昏的四个小时，就足以解决好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惟一群居的猫科动物，享受着动物世界上最严格的秩序：强者进餐的时候，弱者只有旁观的权利。我尽力解答的，就是我所等待的——一群狮子，在它们睡眠的时候，那黄金一样闪亮的毛皮，是否还传递着不可一世的威仪，像死去的帝王？身体是灵魂的故乡，灵魂是身体的意志，我可以走近它们抽象的意志，却不能触及它们终将破败的身体。在我的整个布满风险的生存历史中，有一头狮子一直都在徘徊、觅食、吼叫、奔跑、捍卫领地、出击和睡觉。它是孤单的、高傲的，同时也是凶残的、不守律条的。远离了群居生活，它从不为一头母狮留下的气味而满山寻找做爱的机会，也不会因为情仇而绞尽脑汁。饥饿的时候，它待在梦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胁迫它，也没有任何可能的援助会来到它身边。它就

惟一群居的猫科动物，享受着动物世界上最严格的秩序。

我可以走近它们抽象的意志，却不能触及它们终将破败的身体。

我无数次地期待过，希望它残忍一次给我看看，希望它从我的历史中跑出去。

这样，没有尽头地跟随着我，一点也不平静，可又与世无争。这样的一头狮子，我无数次地期待过，希望它残忍一次给我看看，希望它从我的历史中跑出去，消逝了，或者给我带回另一头狮子。然而，每一次我都失望了，君临天下，统号群英，梦中的王，最终我只能用我的生命喂养它。忠诚于我的敌人，今夜，让我把你黄金般的旌毛理顺，你该睡了，世界很安静。

蝎子

蝎子丧心病狂的交配舞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雄蝎将精液排在草茎上，母蝎再将精液收进自己的身体，那摇动的草茎是情欲的草茎。蝎子无处不在，它们常把自己的国家兴建在烫人的沙地里，如果它们落入冰块，它们也不会像人一样很快地死去。有一个古老的国度，曾经这样对待犯罪的人：把蝎毒浸入鞭子，再用鞭子击打犯罪的人，那挥舞的鞭子，是死亡的鞭子。母蝎子靠着草茎的精液，养育了数不清的小蝎子，对生活一无所知的小蝎子，身体里藏着剧毒，它们伏在母亲的背上，在黑夜中走遍天下。可它们并不知道，它们其实是饥饿的母亲背上的一小堆粮食。

那摇动的草茎，是情欲的草茎。

那挥舞的鞭子，是死亡的鞭子。

本能

南美洲的一些花朵中 居住着一种细小的青蛙 米粒那么大 通体透明。它们世世代代都在花蕊里生活 花朵就是它们结实而富饶的家园 它们在里面流浪、探险、交媾、密谋、阻止时间流动 天堂中可能发生的一切 那儿也在发生着 并将继续发生下去。它们死的时候 也一样地将遗嘱写在花朵里 那些插满土著少女头上的花 风一吹 掉下来的白色物质 人们说是花粉 其实那是青蛙的白骨。花人是亚洲明打威群岛上居住着一个古老民族，他们在蔚蓝色宽阔的领域之上 文身、狩猎、捕鱼、信仰巫术。那些神秘的巫师 他们在替人治病的时候 先是默诵一段咒语 然后当场宰杀猪仔 看着血淋淋的猪的内脏 他们就能准确地说出患者的病症。在一本介绍花人及花心蛙的黑色封皮的小册子上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句批释 我们居住的地方 不是大地母亲丰硕的乳头，就是大地母亲疯狂的阴部。

风一吹，掉下来的白色物质，人们说是花粉，其实那是青蛙的白骨。

我们居住的地方，不是大地母亲丰硕的乳头，就是大地母亲疯狂的阴部。

蜘蛛

山中的日子 滴水的声音 鸟的叫鸣 花朵从根须往上爬直到抵达枝头的脚步声，果实打伤松鼠——松鼠在树下的呻吟 风踩着叶子——叶子经络的断裂声，月光洗干净了狼的脸——狼站在山顶的哭泣声——1980年秋天，当我结束了我的山中生活，我的思想却一直没有终止与山的契约：我给山下的安营扎寨的筑路人送去了一颗罕见的玛瑙——它通体透明，有一只花蜘蛛静止于孤独的中心。也许被松脂困住的一瞬，它正准备捕捉前方的一只小飞虫，然而，这一颗巨大的松脂落下来了，罩住了它，并把它带到了腐朽的树叶深处——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清楚这一只美轮美奂的蜘蛛，它像卡夫卡，那一个被世界死死困住的奥地利人。山峰与时间给了它一个梦，它被时间的松脂宿命似的抓住了。我们就置身在它的梦中，看着它。它正准备捕捉的那一只小飞虫，也一样地被它抓住了，它在梦中，最先吃掉

山峰与时间给了它一个梦，它被时间的松脂宿命似的抓住了。

它怕它猝然的出击是空的，它怕它的死是真的死了。

的是小飞虫的脑袋，然后是身体和脚，它留下了小飞虫的翅膀，那是它必须留下的，它要用翅膀装饰它的网，它要用翅膀，默默地与山峰以及整个世界讨价还价，因为它怕，它怕它猝然的出击是空的，它怕世间万物仍然威胁它，命令它，它怕它的死是真的死了，而它，活了一生，还不知道山有多高、异性有多销魂。1980年的秋天，我与筑路人生活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刚住下的第二天，一个筑路女工因为无故旷工，被工头惩罚了去山上捕捉带毒的红蜘蛛。女工在山上忙碌了一天，两手空空地回来，工头也没说什么，可这个淫荡的女工却痴痴地，做梦一样地对工头说：“红蜘蛛，红蜘蛛，比月经还红。”

山冈

没有人的时候，山冈的颜色非常单调，或者说非常纯粹。雪白的燕麦、褐色的石头再加上红色的泥土。树很少，绿色十分有限，树的影子是黑色的，也很少，阳光可唤醒很多东西，可还是改变不了固定的黑色。以上罗列的一切，似乎显示了对比强烈的色彩感觉，可它们同属于“山冈”，因此，它们还是单调的，有一份寂寥始终串联着它们。这跟我们置身闹市而又仿佛孤身一人的感觉是近似的，它们已经被“山冈”所抹煞，就像人群已经被一个人所抹煞一样。有一阵子，我的确喜欢过史蒂文斯的诗歌《坛子轶事》。圈内人都知道，这种喜欢，任何人都会将其视为一种群体行为而非个人本性。这说明这种喜欢，有着赶时髦人云亦云的味道。田纳西州众峰之上的坛子。秩序。开辟。脆弱的诗歌材料。无一不是浮华年代的时尚词汇，更何况那是大师的东西，大师的旗帜上，有几个人的面容不是奴才的面容？《坛子轶事》与山冈

它们已经被“山冈”所抹煞，就像人群已经被一个人所抹煞一样。

有关“美国的田纳西”的“山冈”史蒂文斯的血 我的遥远的泪。诗歌语言中的真实，我诵读过程中的想象。如果史蒂文斯把那坛子，上了釉的坛子放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山上，那坛子一样的不朽，那坛子一样的可以让我的故乡云南所有的群山向它涌去。

以前曾经读过格罗塞的书《艺术的起源》他说 当我们的人种学和文化史把澳洲人还当做半人半兽的时候，其实人们已经在澳洲格楞内尔格的山冈上面发现了许多艺术品位极高的图画。我突然想起这些，并不是说我对澳洲古老图画传达的艺术信息感兴趣 而是我对“山冈”感兴趣 云南也有许多画在山冈上的图画，年代也一样的久远，可我从不过问。翻过几遍的《东巴文化》大型画册 与山冈无关 因此我也就感觉不出我极力想把握的某种悲怆情绪。它们是漂泊着的东西而山冈永远站着不动。我有到山冈里去徒步的癖好 有树的 山冈 到处是悬崖的山冈 开满野花的山冈 我文章开头描写的山冈，我都去过。有一年秋天，我还去了积满白雪并插着经幡的山冈，那些山冈上有很多玛尼堆，它们是山冈的山冈，那地方有黄颜色的僧人，他们是山冈的心。可我还是偏爱单调无比的山冈——藐视生命或信仰的山冈。有一回，雪白的燕麦收割之前，我曾经看见一群人在燕麦地里捉奸，被捉的人泪流满面，我也泪流满面。

我还是偏爱单调无比的山冈——藐视生命或信仰的山冈。

鸭子

在河流上牧鸭的亲戚曾经跟母亲说，她家的厢房里埋着异乡人的一袋金子。傍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母亲的白发，母亲一声不吭，她深知这个神经质的亲戚又在玩弄富裕的游戏。金子，什么是金子？母亲讨厌亲戚中间盛行着的这种令人不安的虚浮的臭德行。母亲相信亲戚家的厢房中什么也没埋着，那里只有鸭蛋和腌制鸭蛋的一坛坛腥味十足的盐水。

金子，什么是金子？

我曾经无数次跟着牧鸭的亲戚在河流之上寻找她丢失的鸭子，寻找她脸庞垂落水中的深情的目光、笑容和泪水。水偷走了她的鸭子，时间偷走了她的心灵。她常常在流动中用她的双手扒开水草，用她的悲伤止住水流。我踩着她流水上面的影子，阳光或者月光仿佛是我的同伙，它们都想阻止这徒劳的行为，一齐拉住她，给她制造了数不清的关于结局的陷阱。风吹过水面，吹着那些散落的鸭毛——它们就像少

水偷走了她的鸭子，时间偷走了她的心灵。

鸭子，鸭子，你扁扁
的黄嘴在哪里？

女脸上的雀斑，巫婆声音里的咏叹……它们动一动，人心就颤抖 欲望就浮出来 爱情在滋生的一瞬就缩回去——空着双手的人 大地之上到处都有。鸭子 鸭子 你扁扁的黄嘴在哪里？鸭子，鸭子，你拍水的羽翅在哪儿又折断了一回？鸭子，鸭子，你的黄色的蹼踩着哪儿的鱼背而浑然不觉？

鸭子，我们在找你，水流得多急啊，急坏了我家的穷亲戚。我家的穷亲戚，她跟着流水越走越远，嘴巴里发出金子的叫鸣。

蚂蚱

噢，你这头老山羊，哪儿才是你啃草的地方？草垛里总是藏着类似的提问。就包括下雪天，蚂蚱早已在秋天的白霜里死去之后，这样的提问，也会沿着雪花的边沿爬出来，并且那一个约会的犹疑者，还会对月亮或者星斗这样的线人保持一分钟的沉默，然后对着草垛低沉地回答：蚂蚱，蚂蚱，金色的蚂蚱。

蚂蚱，蚂蚱，金色的蚂蚱。

蚂蚱，秋天的秘密。蚂蚱那夸张的双腿上长着锯齿样的刺，它曾经无数次地将我们刺伤，它那金黄色的刃，穿过我们的肉，表皮肉，很容易地就把秋天的血液涂在了谷粒上，把我们所有的记忆篡改为饱满的颗粒。还有蚂蚱的翅膀，它的花纹就像水草叶干枯之后的花纹，很少展开，展开了，就必须飞翔，就必须逃命。我们都见识过蚂蚱之羽独立存在于冬天宽阔的田野上的景象：那时候所有的蚂蚱，胸腹和背脊全部腐烂了，剩下的只有两颗鼓鼓的眼珠、坚硬的变

我们都见识过蚂蚱之羽独立存在于冬天宽阔的田野上的景象。

黑了的双腿和变白了的一对翅膀。

单独的眼珠、单独的翅膀、单独的带刺的腿和单独的生命
的灰烬。

我们都不敢动这一小堆灵魂，稍有触动，它就会分离，它就会变成单独的眼珠、单独的翅膀、单独的带刺的腿和单独的生命
的灰烬。

那惟一剩下的草垛，它的孤独我们可想而知，那仅有的一丝秘密岂不又将一文不值？

正午

有一阵阵空阔的风声从山冈上滚落下来，坐在峡谷底部的荒废了的水渠边，我感觉到羊群或者冬天的雪团在落下。多美的山冈 我的祖父埋葬在上面 多么厚实的山冈 我的姐姐埋葬在上面。那些短衣服的灌木，那些秃耳朵的石头，那些大嘴巴的泥土，它们此时正把风声推向我的这边，不是埋葬，它们带着清凉，带着我的祖父和姐姐的愿望，借风的流速，往下落。在风的裂口上，我能清楚地看见遭人弃用的水渠 弯弯曲曲的堤坝 没有水 跟着风声 来到我的身边。在风声滚过的地方，红颜色的泥土上，遍布着许多星星点点的小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像姐姐小小的脸，像祖父明明灭灭的念头。可是，风声总要过去，水渠是真实而具体的，却没有水，山冈上被埋葬的一切，它们来不到我的身边，我的身边只堆满了短小的叶片和昆虫的翅膀，微弱的光，是水的魂。水的魂 只闪耀着微弱的光 它们来自枝条和肩膀 枝

多美的山冈，我的祖父埋葬在上面；多么厚实的山冈，我的姐姐埋葬在上面。

泥土遮盖着他们，
他们活得像死者一
样。

条断了 肩膀丢了。这正午的山冈上 风声也渐渐地停了 只
有我的祖父和姐姐依然守在上面，泥土遮盖着他们，他们活
得像死者一样。

教堂

罗丹的著作《法国大教堂》是人们提得较多的堪称大书的作品之一。1994年初春在我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昆明的西郊工作，那儿是个山头，坐在我每天上班的办公楼靠东边的那个露天晒台上，我常常望着远处山头上那个造修华丽的殡仪馆发呆，生与死的问题令我一筹莫展。在一首诗中我把那殡仪馆命名为“天堂的站台”我一直觉得人一旦途经那儿，就肯定可以抵达一个他曾经恐惧或渴望但又从未去过的地方。对恐惧者来说，说不定他到了那地方才会觉得他其实到了一个乐园；而对渴望者来说，说不定到了那地方之后他才会感到他真正想到的并不是那地方。一切都正是时候，一切都晚了，人世间的规律和秩序从来都是冰冷的，恐惧者的幸福与渴望者的苦难不能抵消，也不关联，苍凉的回首不能成为拯救自身的法宝。我曾经告诫自己：就这么坐着 就这么发呆就足够了 阳光灿烂 树叶鸣唱 那殡

“天堂的站台”，人一旦途经那儿，就肯定可以抵达一个他曾经恐惧或渴望但又从未去过的地方。